

穀梁補注

冊二

穀梁補注六

南菁書院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六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時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補曰注用左氏賈逵

注賈用穀梁家說也此次蓋公不在故言師不言公非諱也陳蔡稱人者略之為衆辭也以者內為志之文與桓二年同書者善之

別於他之有畏者也次既非畏自明故不假加文別之月者為下治兵曰次止也補曰重發傳者此俟

待也補曰爾雅曰俟待也明非畏

甲午治兵

補曰不地者于郎也承上次可知左傳曰治兵于廟非也日者時史善而志之又日之經仍之也○撰異曰治公羊

作祠鄭君駁五經異義曰公羊字誤案謂聲之誤也出曰治兵習戰也補曰兵革將出治其事爾雅曰尚威武也

孫炎曰幼賤在前貴勇力入曰振旅習戰也振整也旅衆也補曰爾雅曰反尊卑也孫炎曰尊老在前復常法

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以嚴整終事故敵人不至補曰陳蔡不至則治兵有效又云兵

事以嚴終者言君子之取義如此也兵將出而治兵猶三年因田而大閱亦國之常禮史以此治兵陳蔡不至最有功效故特志之

而經因以事嚴見義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劉晝謂之五德故曰善陳者不戰補曰善猶好也陳謂軍陳

行此之謂也補曰此嚴以終事之謂善爲國者不師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江

威何師師衆素嚴不須耀軍列陳江善陳者不戰陳

嚴整敵望而善戰者不死投兵勝地故無死者江善死者不亡民

畏之莫敢戰熙曰辟實攻虛則不死其命無奔背散亡者也江熙曰見危授命義存君親雖沒猶存補

曰江熙說愚有取焉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列子曰由生而生故

雖終而不亡李軌法言注曰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此卽

左傳叔孫穆子稱立德立功立言雖久不廢死而不朽也夫生死

者吉凶之極也釋名曰吉實也凶空也然則死而不亡者以其空

而猶實也論聖賢之心則有若無實若虛論鬼神之德則無如有

虛如實一而二二而一也尋老氏死而不亡之說實合儒術至言

浴神不死則取義玄遠求之過深由以道受命之說而過求之謂

之有物謂之無明由善死而不亡之說而過求之謂之不死謂之無

生皆聖賢所弗論也此五句承上廣言之皆古書成文漢書刑法

志稱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舜

脩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

師不陳也湯武陳師誓衆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也齊桓南服

疆楚北伐山戎存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也楚昭王國

滅出亡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

救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也疏引舊說曰善爲國者

不師謂古明王時導德齊禮不起軍師而四海賓服則黃帝堯舜

是也善師者不陳若齊桓伐楚不設行陳而服罪也善陳者不戰

卽此魯能嚴整終事而陳蔡不至也善戰者不死若文王伐崇因

壘而崇自服也善死者不亡若伯舉之戰吳雖入楚父老致死還

復楚國也文烝案此皆各以意言其解亡字又並為亡國也鈔本北堂書鈔引逸周書大武曰武有七制一曰政二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陳六曰戰七曰鬪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陳善陳不戰善戰不鬪善鬪不敗鹽鐵論曰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陳文各有異周書政即征字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補曰降義在三十年傳○撰異曰兩邾字公羊並作成其傳曰成者盛也

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邾也

邾同姓之國而與齊伐之是用師之過也故使

若齊無武功而邾自降補曰言不使齊師加威明實齊師加威也左傳稱邾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蓋齊不與魯共謀獨自以威力降邾魯為齊弱邾又同姓不欲直言齊師降邾故婉其文使若邾自欲降于齊非齊以力降之也不使齊師加威於邾猶元年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四年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注未盡其旨公羊以為諱滅同姓變盛言成又辟不言降吾師非也劉敞曰實共圍盛改謂之成實滅其國改謂之降實降於魯又獨言齊改白為黑曰己為人皆非聖人之文也文烝案鄭為紀邑降即為取邾則國也若已滅不得但書降

秋師還還者事未畢也

補曰爾雅曰還復返也二字訓同辭異以事未畢事畢別之事畢者據其至於國其辭曰

復呂大圭云反其故所之辭是也事未畢者據其至而未至其辭曰還呂大圭云自彼反此而未至國之辭是也襄十九年傳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加二字則意尤明矣凡訓詁相同字如還復獲得及暨弗不而乃奔孫刺殺之類春秋別白其辭無所假借蓋訓

註之法同類相通制作之文正名不苟故鄭君以論語正名為正
文字亦自有理也又論語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王引
之據左傳文十八年注哀十六年注離騷注周密也親也合也又
據說文大司馬注吳語注比密也親也合也以爲周比同訓而周
以義比以利故辨別之王說卽朱子說最爲明確餘如和遜也邾
同驕泰之旨聞達政事之義聖有恆言孰非春秋之教矣遜也已
降而以未畢爲文者蓋辟滅同姓之國示不卒其事補曰注既失
未畢之義言滅又誤也遜者退也逃避也齊襄強暴魯畏之不敢
伐其師故退避而去傳言此不言復言還爲至而未至之辭者以
其退避不欲盡其辭與晉士匄略同也左傳上圍邾實公自將陳
傅良以爲莊之會齊皆譏故不言公文烝案齊侯或不在而會讐
伐親亦不可明言公然則師卽是公此言師還者當依趙汭以爲
公至自圍邾之變文也文十三年公及晉侯盟還自晉公亦言還
故言還不嫌非公也傳不說諱公言師者以師之還春秋無一書
今特書之明公在矣惟以
還義未明故發傳以明之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補曰下年傳曰公孫無知

大夫弒其君以

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

補曰重發傳者諸兒罪重嫌義異故重發以明與祝吁同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

補曰

疏曰重發之者月與不月地與不地之異故重發之劉敞疑無知非大夫不得解以大夫劌王念孫曰大夫二字衍文涉上下文而衍也僖七年疏引此無大夫二字呂大圭曰踰年而不以成君書之正其爲賊也正其爲賊者明以賊討之也不正其爲賊者明不

以賊討之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暨魯地○撰異曰暨左氏作莒陸淳纂例唯云公羊作暨公不及大夫春秋之義

內大夫可以會諸侯公不可以盟外大夫所以明尊卑定內外也今齊國無君要當有任其盟者故不得不以權通補曰此及下二

句文體與昭十三年傳取國者稱國以弑三句同也言今可以及者以齊無君之故明所以不沒公又不稱齊人也大夫不

名無君也禮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補曰言齊大夫既以無君不稱人則當以氏名見今不名者亦以齊無君故

也無君不當稱名又不可稱字故直書大夫而公羊以為諱與大夫盟使若衆然劉敞曰諱則沒公足矣文烝以為人者衆辭使若

衆當稱人矣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變盟立小白補曰不日又當不月者蓋以齊無君異之當

齊無君制在公矣補曰制制義制命之制當可納而不納補曰賈逵服虔以爲齊大夫來迎子

糾公不亟遣而盟以要之齊人故惡內也補曰惡內者即謂不日歸迎小白此數梁家相承說也魯方積爲齊弱幸而

讐人斃國嗣奔大夫來迎制皆在我及是時而急納焉庶幾猶可雪恥計不出此而盟以要齊事機既失恥辱彌甚故不日以惡之

也上言不日其盟渝此又言惡內者觀其不日則知齊之渝盟觀其渝盟則知此盟惡內在齊固無信而所惡在內也不致者會大

夫也

夏公伐齊納糾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挈之也春秋於內公子爲大夫者乃記其奔子糾不爲大夫故不

穀梁補注卷六

書其奔鄭忽既受命嗣位是以書其出然則重非嫡嗣官非大夫皆事例所略故許叔蔡季小白重耳通亦不書出補曰納上言伐者公羊以爲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案下有小白入則公不能納糾自明晉納捷菑言弗克納又無伐事公羊非也此實是伐故言伐傳曰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謂高偃趙鞅之屬皆以帥師當伐文君將則不得言帥師故此言伐也公羊以不稱公子糾爲君前臣名范以不稱子糾爲挈辭言挈辭是也孔穎達文十四年正義謂不言齊糾者蒙伐齊文與挈辭說異未可用也不言納糾于齊者孔氏以爲此有伐齊之文故不須言于齊此說是也凡納皆爲篡此下有入文則不嫌是篡何休曰不月者非納篡辭孔廣森以爲納不皆爲篡納例皆時孔說亦近是范言許叔蔡季之等許叔蓋本無出事此等或書或不書皆史例之舊也以臧孫紇公子慙觀之則內奔有非卿而書者矣外奔書弟書公子亦不必皆卿也又有宋萬爲卑者○撰異曰左氏舊有二本或作納糾或作納子糾唐定本始以有子字爲正徐彥陸德明所見左氏亦有子字徐彥當是晉宋以後唐以前人或疑爲北齊人也沈文何據傳鮑叔來言子糾親也謂齊人稱子糾非也此傳便文耳猶述石碣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史記仲尼弟子傳子羔曰出公去矣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何休曰三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郕故卑之曰入今親納讐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鄭君釋之曰於讐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屢會仇讐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爾此自正義不相反也甯謂讐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讐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

不迂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二十四年公如齊親迎亦其類也惡內之言傳或失之補曰此范之誤傳釋經不誤也齊變者謂是時齊人已歸迎小白即上傳渝盟是也當可納而不納以致齊變而後伐取敗之道故下文直書敗績不復為諱又所以惡內也上惡內謂盟不書曰微見惡意此惡內謂戰不諱敗明著惡文皆惡其當可納而不納其義一也當可納而不納與復讐義不相涉所以然者魯所讐齊襄也襄已殺死何讐之有子糾小白據左傳管子史記本僖之子襄之弟即以為襄子而讐子亦不為讐罰不及嗣怒不可遷是時而猶言復讐此公羊復百世之讐之妄論非君子意也鄭說未為詳備而委曲推究大概得之范氏讐無時而可通之言猶襲用公羊語宜多誤矣若然魯與齊已不可以讐言而後文如齊親迎夫人姜氏入又為不可者夫人所以崇宗廟妃匹之愛謂之親膚故讐人之女子姊妹皆不可以為魯夫人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程子曰春秋窮理之要也張子曰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今於穀梁此年兩傳取黃澤之意而暢之庶不謬於義理

齊小白入于齊

補曰不月者疏以為與公伐齊同時既伐則不月故小白亦不月文烝案傳云先入入不後於伐也故以

伐為主何休曰移惡于魯

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成十四年衛孫林父以惡曰

入補曰以惡即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

亡子糾奔魯小白奔莒

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補曰糾與小白皆僖公庶

弟子而糾為長襄無嗣子立庶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補曰齊

魯納糾時小白已入左傳亦云自莒先入也孔穎達申杜曰伐齊納糾始行即書小白入齊得告乃書故至齊之時出小白之後也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補曰僖十七年傳曰以爾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諸公子爭立國亂故危之補曰魯師雖在齊猶有人會其葬故史書之不以襄之失德削

史文者賊已討以討賊爲重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不言及者主名內之卑者乾時齊地補曰杜預曰時水在

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范言內卑者非也案左氏公羊戰者公也此無諱文不言公者承上伐齊可知孫覺趙鵬飛程端學趙汭得之劉知幾謂尚書務於寡事春秋貴於省文趙匡謂春秋省辭以從簡孫氏亦謂春秋之法文從簡易文烝以爲聘禮記言辭多則史論語言文勝質則史君子修春秋變乎史矣客言及者由內及之不直言師敗績者文承齊師故言我以相別與我入稱同皆屬文之宜也不致者此著惡內文雖納正亦惡事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言子糾者明其貴宜爲君補曰此本公羊也何休曰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爲君

文烝案齊稱人者略之從衆辭例不地亦略之不日者實未成君

外不言取

補曰不以外取於內也宣元年昭二十五

年傳皆曰內不言取其意一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

補曰凡取皆易辭傳因以

明通例左氏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猶言自齊之子糾今取而殺之言魯不能救護

也補曰是彼之子糾直從內取而殺之若取物然此所以為病內公羊謂脅我使我殺之左傳以為鮑叔帥師來言是也此非韓穿

來言之比故不得書矣劉敞曰內私人之國而奪焉外敗人之師而脅焉是取其子糾戮之而已矣葉夢得曰此子路子貢所謂桓

公殺公子糾者歟凡義所得殺者殺在上衛人殺祝吁齊人殺無知是也義所不得殺者殺在下齊取子糾殺之楚誘蔡侯般殺之

蔡以沈子嘉歸殺之是也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補曰藏隱死罪或云

猶內外傳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補曰言大國不如小邑以公為病矣

言逃死補曰七句又申病內意

冬浚洙補曰杜預釋例曰洙水出魯國東北西南入沔水下合泗浚洙者深洙也補曰公羊訓同

爾雅作濬說文作濬濬謂鑿深通之為阻固著力不足也畏齊難補曰注本公羊也何休曰洙在魯北齊所由來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長勺魯地不曰疑戰也疑戰者言不克日而戰以詐相

襲補曰疑戰猶公羊言詐戰疑詐同意何休曰詐卒也齊人語蓋誤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勝內謂勝在內補曰

言敗則亦戰也詐戰非戰而謂之敗者勝在內舉其勝者言之非是成敗之也凡敗師不日者皆非成敗之雖發例於內其餘亦無

所不通不致者凡敗某師之屬皆不致克敵而反無危故也

二月公侵宋侵時此其月何也補曰舊史侵皆月君子略之乃深其怨於齊又退

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補曰惡之而謹月即往月危往之例疏曰舊說以爲公與宿盟

宋方病宿故公侵之若此則何惡也公與宿盟經無其事爲宿侵宋傳無其文是舊說妄文烝案不致者惡事也

三月宋人遷宿補曰月者例也遷者遷之者皆同例惟許爲變例疏曰許四遷不月者以其小略之如邑也遷紀不月者

文承月下蒙之可知也案疏論許遷是也遷亡辭也爲人所遷則無也論遷紀非也紀不入諸遷例前辨之

辭閔二年齊人遷陽亦是也補曰公羊引子沈子曰蓋因而臣之杜預以爲強遷之而取其地也案書堯典竄三苗于三危亦作繫

三苗皋陶謨謂何遷乎有苗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召公作將蒲姑葉夢得引此舜與成王二遷以

爲遷者但徙其地孔傳言滅奄而徙之者誤也宋人遷宿齊人遷陽亦存其君長而徙之但諸侯所不得爲故見譏焉又謂周禮大

司馬九伐之法有滅無遷蓋伐得之而後遷非以師直遷尤見先王之慎乎遷人非如有苗與奄亦不爲也其不地宿

不復見也國亡不復見經不言滅者言滅則殺其君滅其宗廟社稷就而有之不遷其民補曰葉夢得曰以遷人爲罪義

不在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謂自遷者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之類

是也彼二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此傳云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文也補曰未失國家故復見復見故地遷者較遷

之者爲愈也傳總明遷有二例疏曰不於元年遷紀發傳者彼以紀侯賢經變文以示義非正例故不發之遷陽不發從此省文也

遷有二種傳文三起例此是亡辭之始邢是復國之初許獨自不月故三發之也范略例云凡遷有十亡遷三遷紀遷宿遷陽是也好遷七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蔡遷州來許遷葉夷白羽容城是也文烝案范例及疏并言遷紀非也諸遷外如衛遷于楚丘以不與專封不書杞遷于緣陵又遷于淳于以其皆言城略而不書邾遷于繹晉遷于新田楚遷于郢事皆無危史本不書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補曰月者為下敗宋

次止也畏我也

補曰重發傳者嫌外內異也

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丘魯地

不日疑戰也

補曰孔廣森曰左傳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自雩門竊出

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此詐戰不日之證

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補曰疑戰勝內重發傳者二師次而敗一

師嫌有異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武歸

莘蔡地補曰獻武蔡哀侯也

○撰異曰武本亦作舞左氏公羊作舞案周禮射有興武馬融云與舞同

荆者楚也

補曰荆以州言楚以國言詩商頌謂

之荆何為謂之荆狄之也

補曰狄之故不欲言其國名略以何為楚州舉此傳與後十四年傳互相備

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

補曰公羊僖四年傳亦言

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漢書賈捐之謂其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今考殷之中興武丁伐荆楚周之中興宣王征荆蠻

並是後至先叛之事以二代同有此患故言必也陳奐曰楚當夷厲之際其國漸大侵犯中國故宣王中興既命方叔南征又徙封

申伯於謝邑以禦南方其事皆在初年至宣王之末當楚若敖之初左傳稱若敖啓辟山林其喪南國之師已載見於國語幽王荒廢荊叛不至漸漸之石是以爲刺平王東遷楚惠尤甚申甫與許並勞屯戍魯桓之世楚已稱王漢陽諸姬蠶食殆盡矣○李光地曰學者謂夫子周游諸侯之邦采其國史而作春秋誤也如果夫子參采晉乘楚檮杌而修春秋楚文以上晉獻以前翦并諸姬滅翼作晉其事甚章夫子何用隱之而沒其本乎荆於是始書始通也秦晉以暨晚出之吳越凡其入經之先後皆然也推此例則有赴告而後有書舊史有書而後春秋有筆不以他史益國史故事有沿故而遺其以聞見覈所因故事又有革舊而審且信也文烝案左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又曰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此自是史氏相承確鑿有據之言杜預以爲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蓋近之矣穀梁雖無明文而近不失崩一條正周有赴告之證卽公羊亦云卒赴而葬不告觀於崩卒則他事亦可推也啖助乃謂公羊穀梁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左氏舊解皆言從告二者之說俱不得中此其所見卓絕以論左氏則可以論公羊穀梁則未可學者治穀梁當以李氏此條及僖三十二年徐邈注爲定

蔡侯何以名也

據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不名

絕之也何爲絕之獲也

補曰公羊與此同何休曰獲得也戰而爲敵所得文烝案戰旣無勇敗又不死未能奔亡乃見俘獲可絕之道何氏又曰獻舞不言獲故名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據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以起之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不言敗晉師補曰經例夷狄敗中國言敗復言戰不直言敗與中國相敗者同文猶外敗內之直言戰也

中國不言敗

蔡侯其見獲乎

補曰若不直言敗而言戰則當先言蔡侯及荆戰于莘而後言蔡師敗績蔡侯既能戰何以見獲乎

夫蔡侯所與戰者夷狄也非晉與秦比也蔡侯君也非齊國書比也言敗雖見衆力之盡言戰實彰君職之虧是其恥彌深於文不可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
補曰釋解也解釋之者爲中以歸國殺取上二句反言此正言

猶愈乎執也

爲中國諱見執故言以歸補曰重發傳者獲諸侯與王臣異也執即獲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曰其名失國也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曰朔之名

惡也然則出奔書名有二義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不言出者國滅無所出也他皆放此補曰爾雅曰滅盡也又曰絕也何休曰取其國曰滅注解不言出杜預用公羊文也葉夢得曰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滅國五十而天下大悅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先王之政也必武王周公而後可滅人非武王周公而滅人之國交相滅之道也鄭玉曰三王之興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也齊桓殺糾得國殺一不辜矣滅譚立威行一不義矣月者何休以爲惡不死位文烝案月自爲滅兼施於奔說見昭三十年滅不日例在後十三年傳舊史滅皆具月日○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公羊作十有一月案今公羊亦作十月譚說文邑部作鄂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鄆魯地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補曰重發傳者敗管

前有伐宋文其曰成敗之也結曰列陳不以詐相襲得敗師之道嫌此與異也故曰成也補曰伯禽之誓曰甲戌我

淮征徐戎是古者戰必結日結日者得正故日之以成其敗之事公羊謂之偏戰者也此為內言敗師者發例亦通於外惟殷為

變宋萬之獲也補曰獲宋萬不書者卑者不志又內不言獲左傳在乘丘之役

秋宋大水外災不書此何以書補曰不書者經例因史例也王者之後也補曰魯史為殷

之後記災而經仍之也孔子亦殷人高下有水災曰大水補曰疏則襄九年傳云故宋是也於彼論之

傳者嫌外災與內異也

冬王姬歸于齊其志過我也補曰此猶外相如以過我書公羊同何休曰明當有送迎之禮左傳謂齊侯來

逆共姬非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鄫紀邑也紀季所用入于齊者紀國既滅故歸鄫補曰何休曰

月者恩錄之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

言歸焉爾江熙曰四年齊滅紀不言滅而言大去者義有所見爾則國滅也叔姬來歸不書非歸寧且非大歸也叔姬守

節積有年矣紀季雖以鄫入于齊不敢懷貳然襄公豺狼未可聞信桓公既立德行方宣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鄫魯喜其女得申

其志補曰傳曰歸者歸其所也紀國既滅而鄫為齊附庸猶立五廟是得其所家鉉翁曰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正也終於

夫家正也文烝案喜而言歸者經順魯而喜之也言歸不嫌若嫁者上繫紀前有以鄫文也注來歸三句本杜預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

捷宋閔公○撰異曰捷公羊作接徐彥公羊疏曰正本皆作接字故賈氏云公

羊穀梁曰接是也案今穀梁不作接爾雅曰接捷也二字通用

宋萬宋之卑者也

補曰南宮萬卑非命大夫

者以國氏

補曰此發通例明同於隱元年稱人之例皆為卑者也

發稱人之例與內之直書其事者並言而曹莒諸小國無大夫者雖大夫亦稱人足知其亦是卑之即楚之先亦足兼見也此發以國氏之例乃與內之不氏相當而曹莒諸小國雖大夫亦以國氏知亦卑之即楚及吳皆足兼見也惟公孫弑君篡國其以國氏氏則為嫌文不入此例

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

仇牧扞衛其君故見殺也桓二年傳曰臣既死君不忍稱

其名今仇牧書名則知宋君先弑補曰仇牧所以為閑者公羊所謂不畏疆禦也疏曰復發傳者孔父先君死發傳以明閑此則後君死故又發傳文烝案孔父為司馬仇牧不知何官要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久不討賊致令得奔故謹而月之補曰疏曰無知既經三月齊人得殺之故書時文烝案左

氏載續經三年事外大夫奔者八而哀十四年六月宋向繼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十五年夏五月齊高無不出奔北燕十六年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四者皆月則知舊史外大夫奔多以月爲例君子悉改從時例而闕以仍舊文存月者爲變例也據左傳萬亦卒見討不書殺萬者或史本無之或經欲別於失嫌之文既不書殺故亦不書葬或者葬在殺萬前雖書殺萬亦不追書葬也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齊地○撰異曰齊人左氏公羊

作齊侯

是齊侯宋公也

補曰齊桓初行伯事足明親來宋亦大國禦說新立明亦身在會陳蔡邾君蓋亦親至傳

不言者略之左傳曰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孔穎達以爲新君位未定齊爲會以安定之孔說是也

其曰人何也始

疑之

補曰疑齊也疑者謂春秋之文也下傳曰信齊侯也二十七年傳曰信之也疑之信之皆謂春秋之文此卽十六年傳所

謂外

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

補曰非受王命爲侯伯也伯者長也蓋卽古所謂二伯其在內曰王

官伯在外則曰侯伯矣戰國策先生王升曰先君桓公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大伯立爲大伯者謂二十七年賜齊侯

命旣曰大伯明是以二伯準之卽知僖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爲侯伯亦不異也讀伯長言之曰霸白虎通曰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

其釋霸是也其曰方伯蓋非也案王制八州八伯謂之方伯此曲禮所謂牧左傳所謂侯牧周禮八命作牧是也又有二伯分天下

爲左右此曲禮左傳所謂伯左傳又稱侯伯王官伯周禮九命作伯是也公羊每言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似以方伯爲侯伯詩韓奕

因以其伯手傳謂韓侯受命爲侯伯又似以侯伯爲方伯楚辭天問言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亦似以牧爲二伯之伯名稱通借所未

審矣詩旄丘序云責衛伯其下文明言方伯而鄭箋乃謂周之制使伯佐牧以爲方伯者州牧也牧之下又有州伯二人佐之則衛